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七

八

林子元神實義夢中人總序



林子曰。夢中人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為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以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

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著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著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劫。不能為已。其將反識為智。而元神之乎。不圜坐不可也。不槁形不可也。日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為也。或者以先生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為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毋復示

人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聞者。毋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

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

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之
罕言命。罕言仁。而以其所可使由
之道。曰孝親。曰敬長。而謹行。而信
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
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
乃千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
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
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爲二
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
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
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
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
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
人者。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

修為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
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
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
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竝觀之。
庶或為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
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
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為生
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
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
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
者。佛性也。龍江兆恩

者。物。封。也。請。以。此。恩。

封。也。以。其。有。制。之。封。而。其。有。制。也。
封。含。靈。皆。有。制。封。封。封。封。封。封。
主。不。息。之。軒。子。者。是。之。謂。軒。封。封。

林子自書元神實義卷端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可
作佛。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曰。若
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
佛果。而一切衆生之所以不能成佛果。而證
圓覺者。是豈無其故哉。寔惟邪師過謬。以故
不得修行正路。以成一切衆生之咎爾。然而
何以謂之修行正路也。林子曰。父母之種性。
含靈之佛性也。以此佛性而自造化之。而修

行之路。孰有正於此哉。故以父母之種性以爲性命。是名爲人。人之所同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返虛空。卽名爲佛。佛之所獨也。若六祖而下。旣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卽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可以成佛者。此也。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耶。殊不知種性中各各含靈。各各皆有佛性。而謂此含靈佛性。能自造化。各各皆能作佛者。是也。而謂此含靈佛性。無俟修行。而當下可以成佛者。非也。汝獨不聞雀化爲蛤乎。旣名蛤矣。而復雀其性焉。雀其形焉。而謂之蛤。也可乎。哉。汝又不聞田鼠爲鴛乎。旣名鴛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鴛。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爲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圓覺經曰。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故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無六根。旣

無六根。則無六塵。既無六塵。則無六識。若不
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有六根。既有六根。則
有六塵。既有六塵。則有六識。余於是而知六
識之神。皆自六根六塵中來爾。心經曰。無眼
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豈非所以變
易其身而爲非身大身。變易其心而爲正覺
妙心。如雀蛤鼠鴛之各以其類而變而化。與
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
爲法塵分別影事。由是觀之。則六識之神。本
於六根。染乎六塵。殆自無始劫以來。而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雖曰內守幽閑。以離塵而去
塵焉。然心卽是塵也。縱能離塵以去塵矣。其
能離心以去心乎。若余昔歲所撰著心經釋
略。及心經槩論。所謂色空不到處者。近復所
撰著金剛經統論。及此元神實義。所謂自爲
造化者。雖以驚駭俗聽。而質之釋迦。則咸有
默契焉。故不知所以正路修行。則必不知所
以自爲造化。不知所以自爲造化。則必不知

所以色空不到處。學佛之徒。甚毋驚駭。余言。如有得遇如來正修行路。而其所謂無上菩提。固在我矣。而曰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未之有也。時

萬曆甲申夏六月

日

林子

門人余廷俊重梓

元神實義

林子在上生寺。有僧無名來見。而問曰。夫子之所謂夢中入者。非我元神。而化之爲識神與。林子曰。此乃識神也。而非元神也。僧無名曰。反識而智。便爲元神。而謂此非元神也。然而何者。謂之元神乎。林子曰。若後世之所謂佛氏者。悉皆以汝之所謂元神者。以爲元神。蓋亦有所由來矣。釋氏有言曰。蠢動含靈。皆

有佛性。惟其皆有佛性也。故其皆有含靈也。惟其皆有含靈也。故其皆有知覺也。汝其以此含靈之知覺。乃爲汝之元神乎。然元神無知也。而無所不知。無覺也。而無所不覺。無識也。而無所不識。而識神雖曰有所於知。而知非其所知。雖曰有所於覺。而覺非其所覺。亦惟逐乎其識。以爲識者。識神也。元神識神。莫辨於此矣。若必去識。以復無識。如嬰孩時。而汝以爲汝之元神乎。苟有一毫繫念。便是識神。便是生死之本。然生死之本。皆出於心。故曰一切惟心造。故心之有所於識者。識神也。而必曰去識。以求復無識。而此去識之心。亦是識神也。如此見解。蓋不過以心之一動一靜。而爲我之識神。元神爾。殊不知元神則無動無靜。顧乃於動靜之間。相爲戰勝。以求復所謂元神者。不亦惑乎。然則何以謂之元神也。林子曰。余之所謂元神者。非今汝之所謂元神。乃釋迦之所謂元神也。又問釋迦元神。

林子曰。夫釋迦之所謂元神者。豈易言哉。蓋自男女媾精之候。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爲命也。而性卽在其中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亦惟以母之性命。以爲我之性命焉。爾矣。及至十月而生。剪斷臍帶。乃始自爲性命。若今汝之所謂元神者。而非所謂投胎之神乎。故曰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生死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此不是生死之本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亦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投胎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自有一神處乎其中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自有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只此一投胎之神爾。自其寂然不動言之。則謂之元神。自其憧憧往來言之。則謂之識神。我惟以此寂

然不動之元神。以戰勝此憧憧往來之識神。而非他也。惟此三言。末世相傳。孰不各自以爲釋氏之微密實義也。而以余觀之。則皆有悖釋氏之教。而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也。圓覺經又曰。若謂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又曰。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若所謂元神之元者。本來之義也。而投胎之神。乃生死之本也。而謂之本來之元神可乎。旣非本來之元神。而謂之真性命可乎。於是僧無名不覺啼泣而言曰。無名之在空門中也。五十有餘載矣。而師師之所相傳授。徒侶之所相談議者。莫不以此投胎之識神。而爲我之元神也。亦莫不以此愛欲之性命。而爲我之性命也。無名乃今始知之。願夫子明以告我。使無名得證最上一乘。無名之大幸也。林子曰。夫以識神而爲元神也。豈惟今世之空門爲然哉。而其所由來者舊矣。余今請試言之。父母媾

精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圓覺經之所謂一切種性者。性命也。故此性命也。豈曰反識爲智。而可以爲元神與。亦惟建立吾身之造化。而造化此性命也。夫性命旣造化矣。則於父母性命中。而自然養出一點性命。如在母腹。而爲我之性命矣。不謂之性自我出。命自我立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性命中。而還我於無。而爲我之太虛也。而又不謂之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耶。至是則自然於我之虛空中。露出端倪。而爲我之性命也。夫旣能由我虛空。而爲我之性命矣。則必復能由我性命。而爲我之元神矣。如是則我之性命。非我之性命也。以我之虛空。而非我母胎中之所謂性命者。性命也。其視乾道之變化也。相去爲何如耶。我之元神。非我之元神也。以我之性命。而非我之元神也。而非反識爲智之所謂元神者。元神也。其視蠢動之含靈也。而相去爲何如耶。惟此元神也。豈曰不屬天地。而亦且

能造化乎天地。豈曰造化天地而亦且能同
體乎太虛。以此而言覺。而謂之無上妙覺。以
此而言法。而謂之微妙法門。以此而言境界。
而謂之住不思議解脫之境界。以此而言智
慧。而謂之一切世間莫能測量之智慧。以此
而言功德海。而謂之窮未來際。盡於法界。以
此而言妙法燈。而謂之能照法界。無邊無盡。
故自造性命。乃釋迦之所謂教外別傳也。而
反識爲智。非後世之所謂斷常邪見與。夫既
自造性命而元神之矣。而前之所謂識神者。
其將仍其舊識而識神乎。亦將反識而智而
元神乎。林子曰。而此識神也。亦惟在我元神
滅度中爾。然此識神也。不謂之我色身中之
衆生耶。林子曰。然。夫豈曰吾身之識神焉。已
哉。甚而至於三千大千世界。則皆種性也。皆
種性也。則皆識神也。皆識神也。則皆衆生也。
皆衆生也。則皆滅度之。而佛矣。譬日中天也。
而三千大千世界。有不在於光照之中者乎。

故曰真根既成。十方衆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此古先諸佛之不可思議。不可測識者。有如是夫。故知此。則謂之無上菩提。不知此。則謂之外道種性。無名喜曰。我乃今始知我之真虛空。我之真性命。我之真元神。所謂如來之真實義也。從此而返我虛空。以再造性命。而我之元神。有不自如。如不動中。而徧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者乎。釋迦以此而證最上一乘。豈曰非後世之所能爲。亦且非後世之所能知。適有奚君來相訪。浙人也。七十有餘歲矣。自謂老於釋氏。而卒聞之頃。且驚且疑。僧無名乃爲之誦楞嚴圓覺。及六祖壇經。各數十語。以爲證據。而奚君遂悟昔聞之非。是願從爲弟子列。余乃以無名之所誦者。附之末簡。以告天下萬世之可使知者。

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

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林子曰。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爲如來之種子。以自造化如來也。故曰道胎。又曰覺胤。其與婦人之胤兒。玄門之胎仙。亦何以異。形成出胎。親爲佛子。而曰無有佛法。而當下可以成佛者。豈其然哉。

圓覺經曰。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旣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

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
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
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有作
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
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
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
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偈曰。金
剛藏當知。如來寂滅性。未嘗有終始。若以輪
迴心。思惟卽旋復。但至輪迴際。不能入佛海。
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
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爲鑛。生死與涅槃。
凡夫及諸佛。同爲空華相。思惟猶幻化。何
况結虛妄。若能了此心。然後求圓覺。
林子曰。金鑛非金也。銷之而後成金者。以有
金之性也。種性非佛也。鍊之而後成佛者。以
有佛之性也。

壇經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

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
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
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
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
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
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
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林子曰。心地諸種。乃佛之性。不因普雨。豈悉
能萌。由此而花。由此而果。然而何以含藏之。
何以長養之。不可不知也。至於頓悟花情。此
乃釋氏之真實第一義也。而非有直超彼岸。
究竟涅槃者。其孰能知之。

究竟豈樂者其據箱味之

已對乃之真實第一義也而非有直豎也氣
何以身養之不可不味也至然則吾亦靜也
趨前由出而外由出而果然而何以含養之
林子曰心出者對已制之對不因普而豈悉

自書元神實義卷後

或問曰。天地造化也。而吾身亦有天地之造
化歟。林子曰。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
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
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
言之。則有眼耳鼻舌身意。以吾身之自造化
言之。則無眼耳鼻舌身意。以父母之造化言
之。則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
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無明。亦有老死。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無明。亦無老死。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法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爲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爲反識而智者大矣。故儒世間法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古詩有之。詩曰。我命由我不由天。又曰。壺裏乾坤可自由。豈不以再造性命。卽是別一乾坤也。旣曰別一乾坤矣。則我之命。其屬之我乎。其屬之天乎。余嘗覽陶靖節桃花源記。是亦別一乾坤之微旨也。其曰不足爲外人道者。而其自得之學。殆非世俗之人之所能知也。故曰後遂無問津者。豈不以寥寥絕學。無有能繼之耶。蓋傷之也。至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而余之所謂以道教爲入門。

者此也。然而釋氏則何如。亦惟造化父母之種性。以再立一性命爾。而道教則以此性命。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箇性命。性命自自然有箇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有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或者以爲靖節乃儒也。而曰別一乾坤之微旨者何也。林子曰。子其未知余之所謂三教者乎。而余之所謂三教者。蓋以三教之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故不以服儒之服者儒也。而以立本爲教者。儒也。不以服道之服者道也。而以入門爲教者。道也。不以服釋之服者釋也。而以極

則爲教者。釋也。此余所談三教。而散見於諸拙刺中。亦旣詳且盡矣。若靖節儒也。而桃花源一記。非道家之所以爲道耶。要而言之。三代以上。有所謂儒也。不有所謂道也。不有所謂釋也。不。而漢唐以後。乃始名儒。乃始名道。乃始名釋。各自分門。互相同異。此其流也。而不知其本也。夫旣不知其本矣。而逐流之徒。則曰此河也。此江也。此海也。殊不知水之本。則混混焉爾。而亦何有於河。何有於江。何有於海。道之本。則渾渾焉爾。而亦何有於儒。何有於道。何有於釋。故觀水則知道矣。三教主。人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入于谷于龍。或曰：林子出恩。

有然道。何有然。戰。姑。贈。水。俱。映。豈。矣。三。婦。主。然。商。道。之。本。俱。軍。戰。焉。爾。亦。何。有。然。對。可。

林子

夢中人

林子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而推其所由來也。則我夢中之人。乃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也。然觀之覺則知生矣。觀之夢則知死矣。故我而夢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夢。則為夢中之鬼。我而死也。而此元神離乎其形而死。則為死後之鬼。夫此元神也。元從太虛中來。顧乃游其鬼而夢之。死而鬼之。是則可哀也已。

余故曰學道須識夢中人。豈曰識之。又當知所以養之。養之者何。養此元神也。俾其不鬼而夢。不鬼而死。一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超乎其形之外。炯炯而長生也。然夢中之人。我之釋迦也。而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亦惟養此元神而寂定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老子也。而老子之所以爲老子者。亦惟養此元神而清淨之。而非他也。夢中之人。我之孔子也。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亦惟養此元神而時中之。而非他也。故識之也者。以識乎釋迦老子孔子。皆我夢中之人也。養之也者。以養我釋迦老子孔子。不爲夢中之人。而鬼之。而鬼之也。陳生問曰。士夢治經。農夢易田。工夢執技。商夢貿易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此識神也。又問何以謂之識神。林子曰。吾前所謂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慮日長。而元神遂化而爲識神矣。士識治經。農識易田。工識執技。商識貿易有無。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

變孔子曰。游鬼爲變。至於吉人爲善。多夢善事。凶人爲不善。多夢不善之事。不謂之游鬼。逐夢而變耶。豈惟夢哉。死復如是。適有方僧來乞飯。趺坐而聽。喜而言曰。先生之所以語諸門弟子者。豈非因夢而可以知死耶。林子曰。然。徐而復言曰。先生因夢知死之論。甚爲凱切。聽之真足以令人寒心。而世人耽著於形骸之小。而不知修者。以其不知死也。不知死者。以其不知夢也。然而釋氏四生六道之說。皆從游鬼而變。而孔子之言。豈非釋氏之旨耶。林子曰。不知也。方僧忽爾不說曰。我少儒也。嘗考月令之書。與夫

國朝之曆。如雀化爲蛤。田鼠爲鴛。種種族類。皆能以其形而變之如此。而况鬼也。而爲夢中人乎。而先生則曰。不知也。何歟。願先生歸儒宗孔。而歸於孔子之通儒。毋爲後世之迂儒。林子曰。余之言過矣。但余不達於幽明之故。而輪迴之說。余則不能知之矣。

諸佛不說輪迴而說

輪迴者。釋
流之弊也。

林生問曰。雀之爲蛤。田鼠爲鴛。天然之造化。固如是矣。而所謂夢中人。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豈非其能自爲造化耶。林子曰。豈惟人哉。物亦有之。汝未學詩乎。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負之者何。負而呪之也。負而呪之。而曰似我似我。尚能變其形。而蜾蠃之矣。而况曰我形中之神。而爲夢中之人耶。螟蛉蜾蠃。特一氣耳。而况我夢中之人。初與釋迦。老子孔子。不異乎。故我能呪我之神。而釋迦之。其有不似釋迦者乎。我能呪我之神。而老子之。其有不似老子者乎。我能呪我之神。而孔子之。其有不似孔子者乎。

梁生初來介贄。旣受業矣。林子乃復語之曰。爾知夢乎。爾知夢中之有覺乎。不知夢中之有覺。則不可以入道矣。梁生驚而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知夢中之有覺。則知死中之有生。梁生曰。夢中豈其能覺。死中豈其能生耶。

林子曰。余所謂夢中之有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真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爾獨不聞高宗之恭默。而帝賚良弼。乃其夢之所以覺也。爾又不聞唐堯之徂落。而神氣歸天。乃其死之所以生也。然夢。夢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覺焉。不可不知也。死。死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生焉。不可不知也。夢而覺之。死而生之。乃爾之一點元神爲之也。且爾之始生也。而此

一點元神。落於陽氣陰精之中。而爾知之乎。爾能知之。又能知所以養之。則便能不昧覺性。而卽其晝之所爲。固自有不因夢而迷者矣。不虧生道。而卽其朝之所聞。固自有不隨死而亡者矣。如此而夢。如此而覺。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比而觀之。則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其可不知所以持而養之。以復還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而釋迦之。而老子之。而孔子之者乎。

夢中
五
林子曰。不知覺之所以覺。則不知夢之所以覺。而夢之所以覺者。乃其覺之所以覺也。不知生之所以生。則不知死之所以生。而死之所以生者。乃其生之所以生也。

林子曰。生則從何而生。而其所以生者。夢中之人爲之也。死又從何而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爲之也。然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故不以生死爲大。則亦已矣。如或以生死爲大。則所謂因覺知生。因夢知死。抑亦可以寒心矣。林子每語諸生曰。汝知汝之夢乎。知汝之夢。則知汝之覺矣。一日復反其辭而語之曰。汝知汝之覺乎。知汝之覺。則知汝之夢矣。故汝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不能怒乎。而汝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

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無知而無覺矣。而汝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汝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汝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汝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有知而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是亦夢覺之謂也。而以死爲無知也。其殆未通乎晝夜之道。夢覺之常者乎。而有志之士。可以深長思矣。

林生問曰。人之睡而夢也。而聽而視而持而行。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耳之目之手之足之心乎。林子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於我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寄於我之身爾。惟其以生爲寄也。故其謂死爲歸。

林子曰。夢中之人。人也。而身舍也。人不守舍。故其離舍而爲游魂之變矣。然而心經之所謂舍利子者。抑亦所謂夢中人耶。故苟得其養。則爲舍中之利子。而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苟失其養。則爲夢中之游魂。而所謂去禽獸不遠者此也。

王生問曰。神鬼之辨。旣已知之矣。而何以謂之神。而又曰鬼也。林子曰。此五行之辨也。心屬火。而神則寄其心之火乎。肝屬木。而鬼則寄其肝之木乎。夫木固能生火矣。而無燄之火。則鬱而不舒。昏昏泯泯。如烟如霧。其在吾身。則謂之無明火者是也。而曰神曰鬼者。乃其清濁之分也。

雍生問曰。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者。何謂也。林子曰。此蓋自其夢中人。而有以復還我之元神者言之也。而非謂此身之可以長生而能不死也。後世不知此義。而卽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

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之所謂仁者壽者。其亦貪壽而怕夭乎。必不然矣。

其辭嚴之公也。

良。限。爾。之。無。肥。火。者。吳。也。而。曰。師。曰。黃。蒼。以。火。限。爾。而。不。得。者。非。丹。也。吡。吡。吡。霖。其。五。吾。者。其。刊。之。木。乎。夫。木。固。始。主。火。矣。而。無。霜。之。

跋

門人李學仕謹跋曰。學仕入莆。得覽

先生夢中人篇。而語諸人曰。吾驚焉。先生問曰。爾惡乎驚。仕答曰。仕乃今始知此身直寄爾。惡得而不驚。今而後。敢以形骸爲重。而馳逐於功名富貴之細。以苟生於一時哉。用是而知孔子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義。蓋有以夫。苟或不知所以居仁而違仁。不知所以由義而背義。雖曰惺時之人。是

亦夢中之鬼也。先生曰。汝曾知胎中之神乎。女人之胎其子也。卽有神而投乎其中者。胎神也。胎神逐月逐日而棲於其外。如外而棲於床褥間者。床褥一動而胎墜。人之所知也。故卽此未生之時。而神仙出神之道。可少槩見於此矣。豈非所謂神無方無體。而道則無內無外耶。由是而生也。暫去形骸。而爲夢中之鬼者。此也。由是而死也。永斷形骸。而爲死中之鬼者。此也。若謂夢中之鬼。而非惺時之人。不可也。若謂惺時之人。而非夢中之鬼。不可也。然生一大惺也。死一大夢也。而謂原始而生。而非死時之鬼。不可也。反終而死。而非生時之人。不可也。余於是而知何惺何夢。而惺之不知所以惺。是亦夢也。何生何死。而生之不知所以生。是亦死也。故惺而夢之。何貴於惺。生而死之。何貴於生。是又汝之所當知也。於是學仕聞之而喜。敬錄之而驥附於

夢中人之末簡昔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門人李學仕百拜謹
跋

味前之思與主何也。曰主之不可也。余於是而味何對何夢。而對之不却之思不可也。又然而味而非主却之入對也。及一大夢也。曰謂夢說而主而非夢却之入而非夢中之思不可也。然主一大夢中之思而非對却之入不可也。答謂對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佛菩薩義

林安命梓

林子曰。我其一如來乎。而如來者。真我也。然則何以謂之佛也。而佛之所以為佛者。非他也。佛則以我而常寂矣。何以謂之菩薩也。而菩薩之所以為菩薩者。非他也。菩薩則以我而常感矣。此所謂菩薩者。豈其有所待於修持。而初證菩薩果者。菩薩與。而此所謂菩薩者。佛而菩薩也。性之而情矣。故情也者。有感

卽應順以出之者情也。而非有所取於相。牽乎其情者情也。若所謂初證菩薩果者。雖曰有佛之覺矣。則亦不免有衆生之情也。

林子曰。佛以我而常寂也。則曰如如不動。菩薩以我而常感也。則曰不動尊王。我如如也。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充滿法界。本自非動。特以其寂感異。而有佛菩薩之別名爾。

林子曰。夫衆生豈不有如來耶。而著乎其情也。故不能見如來。然而菩薩是亦情也。蓋菩薩之情。情順萬事而無情焉者也。而衆生之情。情徇一己之情而有情焉者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不空而空。如來而佛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豈曰空之而性。以其有不空者在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不空也。若必曰佛之性本空也。而頑空之徒。安能見性。

佛而菩薩者。性而情也。

林子曰。空而不空矣。我之真體不可得而窺也。性之而情矣。我之應用不可得而度也。

林子曰。性之而情。常寂而常感也。情之而性。常感而常寂也。

林子曰。寂也者。寂而不知所以寂者。寂也。感也者。感而不知所以感者。感也。體也者。體而不知所以體者。體也。用也者。用而不知所以用者。用也。性也者。性而不知所以性者。性也。情也者。情而不知所以情者。情也。空也者。空而不知所以空者。空也。不空也者。不空而不知所以不空者。不空也。故未感之先。則感在寂。而寂卽感也。旣感之後。則寂在感。而感卽寂也。無寂無無寂。無感無無感。無體無無體。無用無無用。無性無無性。無情無無情。無空無無空。無不空無無不空。

林子曰。寂其無所於寂乎。卽我卽寂。而非我之所得而寂也。若我得而寂之。則是我有寂

相而著於寂矣。感其無所於感乎。卽我卽感。而非我之所得而感也。若我得而感之。則是我有感相。而著於感矣。體其無所於體乎。卽我卽體。而非我之所得而體也。若我得而體之。則是我有體相。而著於體矣。用其無所於用乎。卽我卽用。而非我之所得而用也。若我得而用之。則是我有用相。而著於用矣。性其無所於性乎。卽我卽性。而非我之所得而性也。若我得而性之。則是我有性相。而著於性矣。情其無所於情乎。卽我卽情。而非我之所得而情也。若我得而情之。則是我有情相。而著於情矣。空其無所於空乎。卽我卽空。而非我之所得而空也。若我得而空之。則是我有空相。而著於空矣。不空其無所於不空乎。卽我卽不空。而非我之所得而不空也。若我得而不空之。則是我有不空相。而著於不空矣。林子曰。寂我也。而必我必寂者。非我非寂也。感我也。而必我必感者。非我非感也。體我也。

而必我必體者。非我非體也。用我也。而必我必用者。非我非用也。性我也。而必我必性者。非我非性也。情我也。而必我必情者。非我非情也。空我也。而必我必空者。非我非空也。不空我也。而必我必不空者。非我非不空也。林子曰。寂而感也。感而寂也。而必曰如此而寂。如此而感。則不可謂之寂。不可謂之感矣。體而用也。用而體也。而必曰如此而體。如此而用。則不可謂之體。不可謂之用矣。性而情也。情而性也。而必曰如此而性。如此而情。則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矣。空而不空也。不空而空也。而必曰如此而空。如此而不空。則不可謂之空。不可謂之不空矣。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色空不到處與。林子曰。爾獨不聞迷妄之有虛空耶。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隕。故色而空之。猶有見於色也。空而空之。不謂之有見於空乎。金剛經

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見色見也。而非我也。見空見也。而非我也。其爲虛妄一也。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所謂先行之先與。林子曰。莫爲之先者。先也。空而不空。而不空者。其先乎。而天地而日月。而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皆其先之所行。不空而空也。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

真我昌言

或問何者謂之我。林子曰。我也者。我也。何者。謂之真我。林子曰。真我也者。真我也。夫旣曰我。而又曰真我。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我我也。而天地我也。天地我也。而虛空我也。故以我而我之。而我在我。我我也。以天地而我之。而我在天地。天地我也。以虛空而我之。而我在虛空。虛空我也。

林子曰。我其非我乎。非我其我乎。而上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上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下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下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東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東之。西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西之。而南而北。而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南之。而復北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蓋天地特我虛空中之一器爾。一器之內。日月臨焉。星辰繫焉。雷霆鼓焉。風雨潤焉。山嶽峙焉。河海流焉。與夫靈而爲人。蠢而爲物。而散殊於一器者。何者。非我方寸中生生不息。神變無方也。由是觀之。虛空我也。而天地一器。乃我虛空中之一方寸爾。故我虛空也。而未始儒也。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而帝天下。則有庖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放勳氏。虞重華氏者。王天下。則有夏后氏。禹。商曰成湯。周曰文王。武王者。相天下。則有周公。師萬

世。則有孔子。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諸凡有以儒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道也。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尚矣。而六御天尊。則有昊天玉皇上帝。東極青宮度生上帝。玉虛上宮天皇大帝。週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太微南極長生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五方五老。則有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南方赤靈丹老三炁天君。西方鬱靈皓老七炁天君。北方玄靈真老五炁天君。中央元靈黃老一炁天君。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天仙。而地仙。而人仙。諸凡有以道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釋也。若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

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尚矣。而有以祖稱者。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二十八傳。則有達磨。達磨西來。五傳。則有惠能。是謂三十三祖。有以聖稱者。二十有五聖。又有以祖師稱者。列而爲五。曰臨濟。曰滄仰。曰雲門。曰曹洞。曰法眼者。五宗也。過去恒河沙無數佛。現在恒河沙無數佛。未來恒河沙無數佛。諸凡有以釋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而我。而我寂感於我。虛空中矣。由是觀之。何者不是儒。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道。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釋。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天地。何者不是我之妙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我之本體。故孔子儒我。以爲儒。老子道我。以爲道。釋迦釋我。以爲釋。天地用我。以爲用。虛空體我。以爲體。無儒。無道。無釋。無天地。無虛空。而無非我也。我而無我。無我而我。無我無我。無無我無我。無我無我。

子謂非以為謝非子道非以為道對也對非
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非之本體也非
者不是非何者不是天此何者不是非之妙
非何者不是非何者不是非何者不是非何

林子

門人林 安重梓

頌章 三篇

性靈頌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陰陽繼善。一點靈光。我自有之。我
自去之。我不知我之所以有。亦不知我之
所以去。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循循善誘。中道而立。謂我一點靈
光照天照地。謂我一點靈光。徹古徹今。謂

我一點靈光明竝日月。謂我一點靈光。幽
爍鬼神。帝堯之光四表也。文王之光四方
也。周公之光上下也。亦不過以此一點靈
光。充而大之。彌綸叅贊。而塞乎天地之間
矣。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木木相摩。火生於木。石石相擊。火
生於石。火之光也。非外。而其照也。外。水之
光也。非內。而其照也。內。而人則會木石水
火之精。以成其性焉者也。豈曰內照。復能
外照。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蠢動且含靈矣。而况人乎。顧乃失
此一點靈光。而反爲蠢動之不如也。腐草
且螢光矣。而况人乎。顧乃失此一點靈光。
而反爲腐草之不如也。氣清則神清。乃名
爲神。清而輕也。而靈於天。氣濁則神濁。反
名爲鬼。濁而重也。而燐於地。夫一點靈光。
常人豈不足耶。顧乃神而鬼之。屬地而燐。
是則可哀也。已。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清明在躬。無分晝夜。是雖旦晝。猶
亡。夜氣不存。而此一點靈光。則固在矣。欲
仁仁至。何遠之有。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
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
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
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
慮之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
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旣日用矣。不謂之至
常之道耶。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
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
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况人之於
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
自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

孺子入井卽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夫天下孰有不飲不食之人。顧乃語之以道。而所謂一點靈光者。不惟不欲求。亦且不欲知。擬之不知味之徒。益以異矣。此

先生自根自本之教。日用常行之學。真可以考諸古而不謬。俟諸後而不惑焉者也。謹復述之。以附頌後門人林廷潤百拜謹識

心大頌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我儒也。而非儒也。非儒而非不儒。我道也。而非道也。非道而非不道。我釋也。而非釋也。非釋而非不釋。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卽我卽儒。卽我卽道。卽我卽釋。卽我非我。非我卽我。萬物皆備。無不是我。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我非天也。亦非地也。而天地之所
以覆載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覆以載。
上而日月之所以照臨者。由乎我也。無我
則無以照以臨。下而山川之所以流峙者。
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流以峙。明而人物
之所以生成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生
以成。幽而鬼神之所以屈伸者。由乎我也。
無我則無以屈以伸。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太虛無我。迺是真我。寂而常感。感
而常寂。而誠神之幾。莫不由我。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道本廣大。心無邊際。故我也者。我也。天
地之內。紛紛籍籍。天地之外。空空洞洞。
無非我也。無生無死。無存無亡。若或以
生而存。抑或以死而亡。卽非真道。卽非
真心。非道非心。原不屬我。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卽道卽心。卽心卽我。何生

何死。何存。何亡。道家之所謂長生者。我也。釋氏之所謂不死者。我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是亦可得而我之乎。廷潤不自揣分。竊述微旨。謹撰心頌。嘗以呈諸先生。先生曰。天氣也。氣有時而壞。而其不屬氣者。我也。得而壞乎。地形也。形有時而裂。而其不屬形者。我也。得而裂乎。先天先地。無氣無形。余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寂然冥然。聲臭俱泯。余惡得而言諸。汝又惡得而頌諸。汝今既述而頌矣。姑且存之。以與諸生共之。庶或因頌悟道。識我識心。若也不先三綱。不植五常。不明心身。不知性命。而卒語之以真我之大道。失其欄柄。索之茫茫。億擬想像。是豈

先生有漸之教。實地工夫也哉。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孟子曰。不成章不達。孔孟且然。而况後之學者乎。廷潤始知孔門

所相授受之心法。既曰及背。又曰行庭。迺真下學之初基。成章之積漸也。復述教言。以悉心頌之。所未備云。門人林廷潤百拜謹識。

道一頌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歷古聖人。只此一心。惟此一心。非五行心。夫焉有倚。非中心。心是聖。是聖是心。無方無體。包羅天外。天上天下。孰與爲對。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儒曰知性。釋曰見性。見性性見。知性性知。非眼能見。見不屬眼。非智能知。知不在智。非眼非智。真見真知。真常得性。亦復如是。教雖有三。其道惟一。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釋老之教。與上智道上智之士。古今所稀。故子罕言。曰仁曰命。性與天道。其孰能知。惟世間法。民可使由。變而通之。與民宜之。歸儒宗孔。宗孔之儒。天下萬世。莫

之能違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譬是代君
理政。各有司存。故儒之教。教以人倫日
用。以立本也。道之教。教以心身性命。以
入門也。釋之教。教以本體虛空。以極則
也。故嘗合其三而一之。立本者其儒乎。
入門者其道乎。極則者其釋乎。一之而
未始不三也。又嘗分其一而三之。各自
有立本。各自有入門。各自有極則。三之
而未始不一也。然而道釋之道。不可使
知之道也。豈其以立本爲先耶。古人有
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
間。又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
作佛者。蓋忠孝乃世間法。以立本也。本
立而道自生。故庸言庸行。民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之道。此其立本矣。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入門
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不可使知之
道。此其極則矣。故不先之以立本。則無
以爲入門之基。不先之以入門。則無以
爲極則之地。由立本而入門。由入門而
極則。固其序之不可亂也。如此。或問乎
先生曰。夫子其儒耶。其道耶。其釋耶。先
生曰。余不知有儒。余不知有道。余不知
有釋。而余之道。乃未有儒。未有道。未有
釋之先之道也。而先生之所謂未有儒
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豈非所謂
太虛同體耶。若曰我儒也。我儒之孔子
也。卽不名儒。卽非孔子。我道也。我道之
老子也。卽不名道。卽非老子。我釋也。我
釋之釋迦也。卽不名釋。卽非釋迦。故我
不知有儒也。不知有孔子也。太虛而已
矣。而所欲不踰矩。我不知有道也。不知
有老子也。太虛而已矣。而無爲無不爲。

我不知有釋也。不知有釋迦也。太虛而已矣。而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三教之大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門人林廷潤百拜謹識。

